

浅析《马戏团的马》中的“受害者意识”

李海涛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马戏团的马》隐藏着日本“第三新人”代表安冈章太郎拥有的实力水平。本文将从“突出展现受害体验”和“刻意回避责任”两个方面分析作者如何表现出“我”的“受害者意识”，同时简单探索“我”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受害者意识”；受害

前言

安冈章太郎的文学作品一般被认为是“劣等生”的文学。即通过对以前的自己进行全盘否定，从中寻找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文以《马戏团的马》为分析对象，用文本分析方法从“受害者意识”的角度分析“我”的受害形象和“我”的自我救赎之路。

一、被欺负的“我”

“受害者意识”是指伤害后所带来的一种心态，即在一个伤害事件发生后，由于个人亲身体会到伤害，记忆变得更加深刻。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展现受害体验，二是刻意回避责任。在本节，将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如何突出展现受害体验。

(一) 大家眼中的“劣等生”

在《马戏团的马》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通过“我”的直接叙述，能给读者留下了“我”“劣等生”的深刻印象。如：“我是没什么长处的学生”、“我成绩很差”等叙述，把自己和“劣等生”挂钩。能注意到的是，作者是通过对比他人所拥有自己没有的特长和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来判断自己为被大家欺负的“劣等生”。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不合理的叙述来表现自己的受害。如在球赛中，由于技术不好，为了不妨碍其他队员，“我”在球场上一边避开球，一边乱跑。但奇怪的是，篮球是讲究配合的运动，即使“我”想这样做，老师也会来阻止“我”。因此就显得非常不合理。暗示“我”曾经有过因为技术不好而被老师和同学们孤立的可能，于是随后的比赛“我”都这样参加。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不管是“在吃饭时总能抢到距离酱汁最好的位置”还是“每次老师点名时都几乎不点‘我’的名字”，都能得出作者是一直被欺负的受害者这个结论。

(二) 惺惺相惜的马

《马戏团的马》在表现“受害者意识”时，除了通过在字里行间暗示读者“我”是一个不受大家待见的“劣等生”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就是马戏团里的马。作者通过反复使用“唉，算了吧，没事儿”这句话，把自己的悲惨经历和马戏团里的马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受害情感通过马表现出来，突出自己受害者的形象。以下将详细进行分析。

“我”在《马戏团的马》里让人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说了三次同样的话“唉，算了吧，没事儿”，而这句话也正是“我”“受害者意识”的一个体现。最初是在进行服装检查时说的。由于在“我”的口袋里翻出来的都是奇怪的东西，清川老师十分冷淡地看着我。但对于老师态度，我既不遗憾，也不伤心，而是想要把内心不愉快的情绪清空时说了这句话。从这个情节看，可以得知“我”在受到他人的轻蔑（即“受害”）时，会通过说这句话来治愈自己的心灵。第二句是在走廊外罚站时说的。由于“我”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被叫到走廊外罚站，而这时同学们却因为老师讲的有趣的笑话而大笑。意识到自己总是被孤立到集体外时“我”说了这句话。从这个情节看，可以得知“我”似乎经常被集体孤立（即“受害”），而这些时候，“我”会通过说这句话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第三句是在马戏团里看到马时说的。“我”在闲逛中进入了一个马戏团，遇到了一匹外形看起来十

分不好的马。那匹马瘦到几乎能看到骨头，皮毛颜色也非常的不鲜艳，在马鞍周围还有一个凹下去的窝。“我”认为，马跟“我”是一样的，可能因为经常偷懒而不被待见。因此，看到这匹马后“我”感受到了亲近，不自觉地说出了这句话。跟前面两句话一样，由于“我”心痛马的经历（尽管这段经历是主观想象的），认为马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受害者，一直被周围“加害”，于是说了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同时为马感到悲伤。

作者通过对同一句话的反复使用，作为贯穿文章的线索，使自己的受害情感能通过马来具现化，更加直接地告诉读者们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同时能使文章结构变得更严谨。

二、自负的“我”

在前一节中提到“受害者意识”分为两个方面。在本节中，将分析作者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隐藏一个自负的“我”，从而刻意去回避本来就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

在《马戏团的马》的开头，作者通过大段的话来解释自己是劣等生。但仔细阅读这段解释，其中隐藏着“我”的自负心理。如作者在解释中提到了“这种好像是特技的技能我一个都不会”。在这句话中使用了“好像”一词。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特技其实并不那么一回事。因此在这里，作者通过整段文字的文脉给大家了一个因为“我”没什么特长，所以才会被大家看不起的“劣等生”形象。实际上却回避了“我”其实是一个自负的人。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拒绝学习博人眼球的技能，对其保持冷眼旁观态度的同时坚守着自我。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被点名答题答不出来后被罚站，还是初遇马戏团里的马时对马的描述，都能分析出隐藏在文字背后自负的“我”，间接地加深了“我”的受害者形象。

三、“我”的自我救赎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的“受害者意识”十分严重。受其影响，“我”在马戏团里看到一匹外形非常不好的马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受害通过马来具像化。但在结局部分，“我”发现了马原来是马戏团的台柱，被马的奋勇英姿所震撼的“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本来把自己和马进行了精神上的挂钩的“我”在马的意外表现中，“我”反过来受到了马的鼓舞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重新找回了自信，实现了自我救赎。

四、结语

本文具体分析了《马戏团的马》里面是如何体现了“受害者意识”的，给这篇励志“私小说”提供了多一种阅读的角度。《马戏团的马》作为一篇励志的短篇小说，却隐藏着安冈章太郎在这部作品中精密的计划与设定。这高超的写作水平是《马戏团的马》所拥有的独特魅力，也是安冈章太郎能作为日本“第三新人”代表人物所拥有的实力证明。

参考文献

[1]刘丹.从中日文化谈受害者意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8):335-336.

远方，花开

李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第六小学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2)

教师，无论历经多久，都要完成由一个普通教师到一名优秀的教育者的蜕变；无论背负多少，都要用心去承载那份割舍不掉的生命之重。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一直心怀“仁心”，守望“初心”，秉持“匠心”，翘首远方，静待花开。细数点点滴滴，凝结此文。

心怀一颗“仁心”，坐拥“天下”。

何为教师的天下？非学生莫属。从某种程度说，学生是教师的天下，教师也是学生的天下。仁者，人之本也。教师最应具备的、最宝贵的当属“仁爱之心”。谁没有追逐功利之心，谁没有情绪失控之时，但作为一名教师，心怀仁爱，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马克吐温说：“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使盲人感到，聋子听到。”可见，善良是开启一切封闭之心的钥匙，更是仁爱之本。学生打闹，我告诉自己“他们是孩子”；学生不解，我告诉自己“他们是孩子”；学生异样，我告诉自己“他们是孩子”……是啊，正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才会谆谆教诲，永不疲倦；我才会苦口婆心，千叮万嘱；我才会竭尽所能，用尽爱，去改变。良知与仁爱是普照一切的阳光，是化解一切的良药。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去流血，一颗去宽容。”一个伟大的教师就是用爱、用宽容去管理情绪，去填平沟壑，去创造奇迹。因为“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成长需

要爱与宽容去，更需等待！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重孩子，才是最崇高的爱。有爱，却不懂得尊重与体谅，那么爱显得苍白乏力，过犹不及。童年就是在跌跌撞撞中犯错，在黑黑白白中辨识，在懵懵懂懂中成长。有偏差，有执拗，有封闭，甚至会有扭曲。此时，除了爱，就是尊重。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不嘲讽，不打击，平等对话，真诚相处。要深深地牢记，自己的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一句虚情假意的话语，都可能灼痛孩子幼小的心灵。一名学生特别想要引人注意，就接话、扮丑，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获得自我陶醉和满足。这种影响他身心健康，甚至步入歧途的方式，每次看到，我都心痛不已，但会投之以善意的微笑。因为我知道，动机本无可厚非，只是方式过于低俗。我不但不批评他，还从他的话语和扮相中挖掘他的优势，引导他在学习中发挥出来。渐渐地，他从学习中找回了自信，找到了自我。学生出现问题时，我会站在学生身边，告诉他“我心有你”，用尊重去搀扶，用理解去引导，那么，每一次邂逅都将是“最美的相遇”。

守望一颗“初心”，诗意成长。

人生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网上曾有这样一段话：“当才华还撑不起你做名师的雄心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能力驾驭不了你育英才的目标时，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教师的成长无时无刻不存在，无论如何成长，定要守